

这个养老机构的护工不太一样

“小老人”照看“老老人”

护工干的是良心活

近日，记者走访西井村，想了解为何有那么多“小老人”去做护工。

前不久，记者在西井村村委会见到了69岁的王顺保和66岁的戴美珍。王顺保与戴美珍是夫妻，戴美珍2016年就去九久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工了，王顺保第二年才去。

“当时收入不算高，每个月工资2500元，现在涨到每月4400多元。加上奖金，平均每月5000多元。”戴美珍说，“那时如果去集镇上打零工，每个月最多2000元。在养老院，不仅收入高一些，一日三餐和住宿还免费。”

九久老年康复中心收住200多位老人，平均年龄84岁，大多数失能失智，一半以上需要全护理。一个护工，要照顾3位老人。

戴美珍简单讲述了他们每天的工作流程：

按照规定，护工每天早晨5点起床，简单洗漱后，开始给3位老人轮流擦洗身体、换尿不湿、喂营养餐。

晨会结束，帮助老人活动活动；午饭后午休到下午2点，再次给老人擦洗身体、换尿不湿、泡脚；晚饭后，给老人擦洗身体，换尿不湿；凌晨2点，再次给老人换尿不湿。

日复一日，天天如此……

“我们每周要给老人洗三回澡，每位失能老人，每天要换6次尿不湿……不管是打饭，还是给老人洗澡，护工都要相互帮忙，否则忙不过来。”戴美珍说，“比如，坐轮椅的老人，可以推到浴室洗澡；没法坐轮椅的，就需要同事帮忙，一起把老人抬到浴室去洗澡，再抬回来。”

“护工干的是良心活。比如给老人翻身、拍背，要把床倾斜到三四十度，每天拍三四次，减少老人肺部感染。比如尿不湿，多换一次少换一次，外人不一定看得出来，但我们坚持每天换6次，否则，老人身上不仅有异味，还容易生褥疮……康复中心每周也会检查两三次，如果老人生褥疮，我们会被罚款。”戴美珍说。

去年底走访九久老年康复中心时，很多房间非常安静，确实没有什么异味。为了维护失能老人的尊严，这些护工付出了艰辛。

“年轻人不愿意做护工。”戴美珍说，如果熟人问，她会说在养老院上班；如果不认识的人打听，她只会含糊地说在外打工。

见到戴美珍的时候，正是她休假的第3天。“我们每月有3天假期，必须休息。明天我又要去上班了。在家没什

么事，土地都流转了，没田可种就忙家务、走走亲戚。护工这份工作，对我而言，还是不错的。养老院每月14号按时发工资，能挣到钱很开心。”戴美珍笑着说。

九久老年康复中心有58位护工，绝大多数来自农村，其中有20多人来自句容市白兔镇西井村，他们之间或是夫妻，或是亲戚，或是朋友，一个带一个。“苦是苦了点，但现在挣点钱，将来好养老。”65岁的徐素珍说。

农村“小老人”的“挺身而出”，不仅缓解了护工短缺的问题，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一个好去处，或能实现“双赢”。



么事，土地都流转了，没田可种就忙家务、走走亲戚。护工这份工作，对我而言，还是不错的。养老院每月14号按时发工资，能挣到钱很开心。”戴美珍笑着说。

“小老人”同样要养老

今年73岁的吴龙儿，也是2016年去做的护工，那年他65岁。

“我一直忙到71岁，养老院说我年纪大了，劝我别再干了，我才回来。其实，当时我还想再干一两年。”吴龙儿有点不服老。

哪怕回来后查出了胃病，吴龙儿也不后悔去做护工，“农村老人，大多数都是真正忙不动了，才不忙的”。

吴龙儿的女儿在市里上班，难得回家，他全由老伴照料。“每天有鱼有肉，加强营养。”听得出来，吴龙儿一直心疼老伴吴小妹，因为“她一辈子没打过工”。现在，吴小妹在家里打起了零工。

“老太婆有糖尿病，要打胰岛素，一个月4针，报销之后，还要自费300元。我的胃病，每月也要自费900元。我们都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此外每人每月还有近400元。她尽管身体不好，还是接了一些针织类的零工，每天能挣20多元，补贴点家用。”

近年来，白兔镇兴起不少针织类企业，把一些简单的加工工艺分配给农民。企业送材料上门，上门收货。记者到吴龙儿家时，他的老伴正坐在堂屋做手工。隔壁的厨房里，飘来阵阵肉香，

那是她在给吴龙儿煨排骨汤。

“这帽子是出口产品，我就负责把绒球缝到帽子上。加工一顶帽子能赚一毛二分。我每天能缝一两百顶。”吴小妹说。

与吴龙儿相比，王顺保更加“洒脱”。

去年2月，王顺保决定不再做护工了，“养老院托我老婆带话，希望我再干一两年。但我说‘家里有事，就不去了’。实际上，我也该养老了。”68岁的他“急流勇退”，选择回家养老。在村委会座谈的时候，王顺保很认真地说：“毕竟，村里还是要有有人看家的。”

记者曾问他，手头该有十几二十万元积蓄吧？他笑而不答，只是说，他挣的钱，就是自己花的，儿子不需要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目前身体健康，完全能过几年潇洒的日子。

本地护工越来越少

“过去村民尤其是老年人到外地做护工，说明我们这里比较落后啊。”西井村乡村振兴特聘岗专职人员刘佳说，“这几年，我们镇上、村里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，出去做护工的老人开始变少了。”

诚如刘佳所言，这几年，到镇江市九久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工的村民的确越来越少。

2020年10月，九久老年康复中心创办10周年之际，曾经到西井村举办“扶贫帮困、感恩回馈”活动。那时候，

西井村有40多人在做护工，但是现在只剩下10多人了。

“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一些护工岁数大了，慢慢都回来了。另一方面，村里经济发展起来了，村民生活条件也改善了，愿意吃那份苦的人少了。西井村近年来发展了草坪基地、樱花苗圃，加上周边针织企业的零工，一些村民能够在家门口打工，选择空间变大了。”刘佳说。

据刘佳介绍，村里有10多位五六十岁的女性，家里配备了缝纫机，镇上的小企业送单上门，上门收货，按件付钱，村民每月能有三四千元收入。“以前她们可能会选择去养老院当护工，但她们现在不会去了。在家里打工，既能顾家，还很自由。”

本地的护工逐渐减少，让九久老年康复中心董事长刘彤很是心烦。“护工一直短缺，我们是走一步、愁三步。”

在聘请护工方面，刘彤走过不少弯路。开业初期，她委托中介公司找来8名外省女性，都是四五十岁。“但三个月后，她们一个人也没留下。”

到九久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工，一般有7天试用期，主要是熟悉环境。试用期满后，再进行“师带徒”式的职业培训。“一些人因为干不了这个活，两三天都待不住。还有的人因为语言不通，生活习惯不同，也待不下去。”刘彤苦恼地说，“对于护工，我们没得挑。能来，能吃得了这份苦，我们都要。”

正是因为“没得挑”，周边农村的“小老人”，成为九久老年康复中心的护工主力。他们能吃苦，语言相近，生活习惯都差不多。但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毕竟，他们也是老人了。

曾经有位68岁的护工，在照顾老人过程中自己骨折了。尽管都给护工买了保险，九久老年康复中心为此另外赔付了3万元。“护工比我们更难，更苦。骨折后，他回家最起码休息两三个月。所以，赔就赔吧。”刘彤说。

现如今，周边农村的“小老人”因为年迈或能在家门口就业而不来做护工了，刘彤的目光只能再次转向外市、外省。

不同的省市，的确存在发展差异，刘彤可以暂时从外市、外省招聘到一些护工缓解燃眉之急。但在面对老龄化这个问题上，各地差异并不算大，将来都需要大批本地护工，因为语言相通、生活习惯相近。

曾经有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开玩笑说，将来如果找不到护工，估计就得靠机器人了。随即又说：“冰冷的机器，怎么能替代得了有温度的手呢？”

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讲文明 树新风 武汉晚报公益广告展播

长大了 我们是
父母的依靠

